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二十一  
至二十五



13  
849  
268





門 1 3  
849  
268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一

崇釋教

昔班固紀身毒之國楚英為桑門之撰錄是金僊之  
教被於中夏其所述者六趣往返四生輪轉以極於  
俗諦三乘十地等妙一覺以究於聖果叙黑白之業  
以明乎報應研空有之理以顯乎真宗蓋出世之玄



談非管情之能軌度也兩晉之後教興彌盛當時名士奉之甚衆精意厥脩以徼福爲念或著書演析以駕說爲務乃至稟持戒律動靜靡偷感致靈異考終厥命者亦比比有焉

後漢裴楷桓帝時言佛隨黃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慾去奢泰尚無爲也

晉郝超侍中惜之子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惜事天師道高超

奉佛超無子以從弟儉之超官至臨海太守宣威將

軍

何準字幼道克第也高尚寡欲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脩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

周嵩爲王敦從事中郎爲敦所害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前秦徐義爲符堅右丞相堅敗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雒陽令

宋范泰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抵洹精舍



孟顛爲會稽太守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

蕭惠開爲中庶子丁父憂居喪有孝性家素奉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既立自空悉供僧衆繇此國秩不復入家

周續之字道祖居豫章初以太學博士徵不起隱居

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沈道虔有高尚之節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用入甘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動焉道虔年老菜食嘗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雷次宗有高節不交世務嘗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人生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牽爾吾少嬰羸疾念自鍾養爲性好聞志栖物表故年雖童稚已懷遠迹譬以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不時師友淵源稟教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篤山林之



好悟言之歡實止通理輔性成天壘壘之業樂而忘  
憂不知朝日之安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  
傾良朋彫索績以豐遊遠天備嘗荼藜疇昔誠願頓  
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遠與汝曹歸耕壟畔  
山居谷飲人事久絕日月不處急復十年犬馬之齒  
已踰知命淹茲將迫前途幾何實遠相向于五獄之  
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頓  
尚可勵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栖誠來生之津慧專  
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月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  
所期盡於斯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性衡泌  
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  
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南齊周顒字彥倫初事宋爲輔國府叅軍明帝爲悛  
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  
之小止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  
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提塵尾來四十餘載餘  
義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  
意此音徯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  
舍休沐則歸之時何胤亦精言佛法旣斷食生猶欲  
食肉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蚍蠅使學



生議之學生鍾岷曰鮒之就脯驟爲屈伸蟹之將糖  
躁擾彌甚人仁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蟬螻矚日  
內闕慙渾沌之奇獮慙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  
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空長克  
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岷議大怒胤兄黠亦  
遁節清信願與書勸令菜食曰文人之所以未極遐  
暵或在不能全菜即脫灑離析之計鼎俎網罟之興  
載之簡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仍  
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  
將無涯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以各靜封

疆罔相陵軼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  
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何賒而終身  
朝脯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剖我業久長吁哉  
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瞻彼弱麀顧步空懸觀  
其飲啄飛行使人憐悼况可甘心撲禡加復恣忍吞  
嚼至乃野牧成群閉豢重圍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  
土委地僉謂嘗理可爲愴息事豈一塗若夫三世理  
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刑未息則一往  
一來一生一死斯爲嘗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  
日勤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



亦自及夫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帛方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牛性任啓鬻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臙骨皆繇其積壅癡迷沉流莫返報受穢質歷若彌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汗腸胃文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李安民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謬廳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着屐上廳事上八關齋戒俄而牛死葬廟側呼爲李公牛豕及安民卒世以神爲崇

張融字思光爲司徒右長史凡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

王奐爲雍州刺史武帝謂王晏曰奐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自及之勿道吾意也

劉虬精信釋氏衣粗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州去人遠乃徙居之明帝建武末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



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乃卒年八十五  
王績與從弟也為太子中庶子世祖出射維績信佛  
法稱疾不從駕

何幼與殊好佛法剪落長齋持行精苦卒年八十餘  
王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  
而脩容儀嘗弊衣於瓦棺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語無  
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  
平乃罵之曰那得此道人祿菽似隊父唐突人因命  
駢之斌笑曰既有叙勳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  
動而樞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后還俗以詩

酒自樂人莫能名之

梁何胤少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後至吳  
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竟守宰經途者  
莫不畢至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  
不動季八十六卒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

樂法才為江夏太守因被代表便道還鄉至家割宅  
為寺棲心物表

謝舉為尚書令侍中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  
義為晉陵郡時嘗與義僧遙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  
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



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嘗所遊踐舉注淨名  
經營自講說

陸杲爲金紫光祿大夫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法門  
傳三十卷

裴子野河東聞喜人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  
飯麥食蔬終步兵較尉

孔雲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嶽陽王府諮議東陽  
州別駕

江革爲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  
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宗未知謂革不奉佛教

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  
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  
又手勅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  
明瑯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何敬容爲尚書令中大同初高祖幸同太寺講金字  
三惠經敬容請預聽勅許之何氏自晉司空充守司  
空尚書世奉佛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  
伽藍趨世者因助財造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  
較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容  
免職出宅止有嘗用器物乃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



亦以此稱之

到溉為左民尚書家門雍睦兄弟相愛初與弟洽嘗  
共居一齋洽卒便捨為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  
小室高祖每月三置淨饌

蕭幾為尚書左丞末年專奉釋教

劉勰字彥和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  
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  
而序之今定林藏經勰所定也後為步兵校尉通事  
舍人勰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  
勰製文有敕與慧鐘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

啓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勅許之乃於寺變服各

慧地未期而

劉香為尚書左丞奉釋氏經教嘗行慈忍

任孝恭為司文侍郎兼通事舍人少從蕭寺雲法師

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焉

陶弘景初為諸王侍讀奉朝請後棄官居句容曾夢

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請鄒縣阿育王塔

自誓守五大戒

劉慧斐初為安西成王法曹行參軍明釋典工篆隸  
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倦遠近



欽慕之

范文瑛吳郡錢塘人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臨川王辟不就

劉訐平原人善立言尤精釋典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刺史

張稷辟主簿不就張孝秀為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專精釋典

庾詵新野人性夷曠愛林泉高祖以平西記室徵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

誦法華經每月一百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

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

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

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

已生彌陀淨域矣劉歊隱居求志遨遊山澤幼時嘗病坐室空有一老

公至門謂歊曰心力勇猛能精心性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



陳王固清虛寡慾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  
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  
論義嘗聘于西魏因宴享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  
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  
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位至太嘗卿

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弘正持善立言兼名釋典雖  
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初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  
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綿絞髻踞門而聽  
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雖舉坐盡傾法師疑  
非世人

陸慶少好學通通五經仕梁爲婁令值梁季喪亂乃  
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  
竝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繇是傳經受業者  
蓋鮮矣

姚察爲尚書領著作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  
師受菩薩戒及在官祿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爲禪師  
樹碑文甚遵麗又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  
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蕭韻述懷爲詠詞又哀切益  
以此稱之察初願讀一藏經便已究竟將終曾無痛  
慘但西向正坐念云一切空寂卒後身體柔軟顏色



如嘗

徐凌爲太子太傅凌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凌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徐孝克凌弟也初爲太學博士東遊居于錢塘之位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早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文帝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高宗太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高其操行後爲都官尚書孝克性清素而好施

惠故不免饑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後主禎明中爲散騎嘗侍陳亡入隋爲國子祭酒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嘗異香氣隣里皆驚異之人嘗論佛經馬樞扶風郿人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

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



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論甚嘉之天嘉元年以度支尚書徵不起

孫瑒爲郢州刺史處已率易不以各位驕物時與皇慧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

傅緯爲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篤信佛教從興皇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高法師著無諍論以該之緯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畧曰無此下論多誤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毀諸佛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竟獨勝方學數論更爲讐敵讐敵旣構爭鬪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若聚集荅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壅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遂其道擣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蓋能觝望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土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



學之中取寤復別如是輾轉添糶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窳嘉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危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空乎擗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觀綠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瀰漫而不窮或逍散而無所煥乎其有文章蹤跡不可得深淵不可量卽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覆有何嫉詐干犯諸師諸師所說是爲可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爲故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

何獨弊護不聽護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邪斯則褒貶之事縱橫於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邪且忿恚煩惱凡夫嘗性失理之徒率皆如此豈可以三脩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繫妙法永不宜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旣極恬淡之寤自成爾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讐敵鬪訟豈我事焉異業聚集在鬪諍者所謂耳無諍論言



山太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卽習行於無諍者也  
遵寤之德旣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曲  
盛於此矣吾願息訟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撥  
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於誠實亦  
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  
與不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太師實無諍矣但法師  
之所嘗未中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  
莫不同心從容語默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  
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生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  
吸顧望之容唇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

膽披堅執銳騁異家術別解窺伺間隙較其長短與  
相酬對摘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摘  
撫同異發摘疵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  
病益知未達若令太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也而爲  
法師所貴邪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  
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  
是人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  
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  
無益踈矣欲讓之心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  
誠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願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



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爲獨褒無諍邪詎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是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信無是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乎斯則矜我爲得棄他人之失卽有取捨大生是非便增鬪諍答曰言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繇心實如來說至於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

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發誠深致防杜說現在之殃咎叙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有忘愛軀冒峻制陷湯炭甘糝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詐而回晉韋音和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固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空爾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極夜擊拆臆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



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  
謙退此謂鶴鵬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  
之嗟乎丈夫之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  
於內外子所言須諍者此用末而求本失本而營末  
者也今爲子釋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  
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不諍是物  
之真矣荅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  
知繇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  
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稟猶

知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  
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嘗  
守邪何德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  
轉入窖穽受羈繼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  
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  
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  
至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柱之不  
脫懸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  
涉求有顯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遐路  
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



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爲  
踈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真爾亦可是聖人  
仰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習襟盡情性  
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俛仰於電露之間  
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至林群籟畢響吾豈逆  
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  
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  
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  
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晷  
漏惟對於明道戲論於糟粕哉必欲具考真僞覽觀  
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考究表裏  
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更待後進以觀其  
效矣

陸瑜爲太子中舍人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通大旨  
後魏刁雍爲征南大將軍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  
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  
雍子遵爲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  
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  
裴宣爲員外散騎侍郎孝文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  
論難甚有詣理帝稱善



高允爲尚書散騎嘗侍雅言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

趙柔少以才學知名爲河內太守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抵園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雋僧所欽畏焉又立銘讚頒行於世

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于懷緣膝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誦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嘗數百人卽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

知其疎畧

崔敬友光弟也除梁邵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世裴植字文遠少而好學覽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爲度支尚書侍中于忠等矯詔殺之植臨終神志自名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髮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之陰

奚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尚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孫紹爲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記著釋典論雖不直



每時有可存  
胡國琛霸太后之父爲中書監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強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孝明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寺發至闔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執增甚因遂寢疾

馮亮南陽人性清靜隱居嵒高帝嘗詔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讀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還山數年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汝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

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勅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旣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崑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結其工力令與汝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嵒高形勝之處遂造間居佛寺林泉旣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勅以馬輦送令還山居嵒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疋以供凶事亮遺誠兄子綜歛以衣幅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磐石之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藏經



崔暹宣武時爲度支尚書兼僕射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讚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度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後周蘓綽爲度支尚書深信佛理著佛性論七經竝行於世

隋辛彥之爲潞州刺史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竝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蘓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

悅其年卒官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也爲負外郎善談玄理嘗有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俗答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買諛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所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題鳩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獐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燕書佐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像變



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  
檮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顛之談也變化皆繇心  
而作木豈有心乎客人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  
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柳詵爲煬帝東宮學士太子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  
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僚輩  
莫與竝

唐蕭景貞觀中爲秘書監尤好內典歷位清通而襟  
情雅素勵行蔬菲篤沙門之禁誠所得俸祿皆充檀  
施身終之日家無遺產

蕭瑀爲金紫光祿大夫車心釋氏嘗脩梵行每見沙  
門大德嘗與之論難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諧微旨太  
宗以瑀好佛道嘗資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像  
側以爲供養之容又賜王哀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  
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後表乞出家太宗怒之  
出爲商州刺史

崔元綜則天朝官至宰相綜篤信釋典好潔細行薰  
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

李鼎寶應初爲鳳翔尹以百姓所立鼎生祠抗表乞  
改置佛寺度僧七人許之



王維爲尚書右丞與弟縉俱奉佛居嘗蔬食不茹葷  
於藍田南輞口置別業引輞水激流於草堂之下漲  
深潭於竹中浮輕舟遊溪洞彈琴朗詠嘗飯十數名  
僧以玄談爲樂室中惟有茶鑪藥臼經案繩床而已  
維早耽禪門深虛心地長齋素食不衣文綵退朝之  
後嘗焚香獨坐禪誦爲事妻亡後三十年孤居一室  
便絕塵累

王縉爲工部侍郎平章事與元載杜鴻漸同居相位  
俱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因而啓奏繇  
是奉之過當大曆初縉上言妻李氏疾患經今七年

請捨道政坊私第爲寺度僧三七任持仍乞賜寺額  
爲寶應帝許之

李重倩爲淮西節度兵馬使抗表請捨所居延壽里  
宅爲佛經坊許之仍賜名寶應一切經坊

楊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雅尚玄宗道釋二教嘗著  
王開先生傳以見意

梁崇義爲山南東道節度大曆末抗表乞以襄陽舊  
宅爲寺許之

關播爲太子少師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

路泌爲渾瑊元帥判官隨瑊與吐蕃會盟而陷旣在



絕域棲心於釋氏之教爲贊曾所重待以賓禮

劉總爲幽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初奉詩以私第爲佛寺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額日報恩就賜之又奏請爲僧詔授侍中天平軍節度總因乞出家朝廷以緇服就賜之錫名大覺亦以卿師斧鉞侍中印綬授之唯所趨向而總竟從釋氏幽州上言總剃髮爲僧不知在所竟卒於易州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喪父刺血寫佛經

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雅信釋氏因果之說晚節尤甚

張仲武爲幽州節度故事每有新帥多劄招提以邀福利仲武日勞人求福何福之有因出已所俸擇吏之清潔者厚給其家使帶紙於江南遠傭其善書者錄其釋氏之典傳之於人因謂其賓客曰此非取福貴助其教化耳

梁張策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髮爲僧居雍之慈見精廬頗有高致廣明末大盜亂關策遂返初服奉父母迺難君子多之後爲刑部侍郎平章事晉王建立爲青州節度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桑維翰爲侍中天福末奏臣落京章善坊捨宅爲僧  
院乞賜名額勅以奉仙禪院爲名  
和凝爲右僕射平章事天福末奏臣滑州捨宅爲僧  
院便令親妹尼福因往被任持乞頒名額兼賜紫衣  
勅以悟真禪院爲名福曰宜賜紫衣

管馬胤孫罷相爲太子賓客胤孫少慕韓愈之爲文  
故不重佛及退居里巷追感唐帝平昔之遇乃依長  
壽僧舍讀佛書吳申冥報歲餘枕籍黃卷中見華嚴  
楞訶理富贍繇是酷賞之仍抄錄事相形於歌詠謂  
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謂

之曰公生平以博奕韓愈爲高識何前倂而後恭是  
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笑而荅曰佛佞子則多矣  
李穀顯德中同平章事穀以本貫河南府雒陽縣清  
風鄉高陽里本居經黃蔡亂離園廬盪盡穀養於外  
祖亦其舊墟穀於其地置蘭若命僧居之以申罔極  
之感

太史公之論六家劉歆之奏七略其叙黃老之旨  
篇籍之數詳矣世之學者亦曷嘗無其人焉乃有  
清淨之訓以助治化相利祿之累以越世高蹈  
徒教以得道真宗之言放演以發揚妙鍵淫釋以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尚黃老

太史公之論六家劉歆之奏七畧其叙黃老之旨載  
篇籍之數詳矣世之學者亦曷嘗無其人焉乃有敦  
清淨之訓以助治成化捐利祿之累以越世高蹈聚  
徒教授以傳述真宗立言敷演以發揚妙鍵注釋以



啓深趣論議以極遠致乃至霧仙通感神期冥會親  
 受秘訣以享遐算豈誣也哉其或業與時契名叅俊  
 選志存靈貺力營玄館波流頽靡增華競逐蓋與夫  
 黜聰抱樸之說戾矣

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慎到趙人與齊人田駢接子楚人環淵皆學黃老道

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到著一十二論

今慎子劉向所定有

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莊周梁惠王時爲蒙漆園吏

蒙縣屬梁國

其學無所不闕

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

老子之術

申不害韓人爲昭侯相十五季終申子之身國治兵

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

篇

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

老

樂巨公

一名巨公又作鉅姓樂各鉅公者老之稱也

趙人善脩黃帝老子

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  
 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



公教瑕公瑕公教樂巨公樂巨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漢曹參為齊惠王相齊七十城天下初定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既見為言治道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季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張良從高祖定天下乃稱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是足矣願棄人謂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欲輕舉位至太子太傅

陳平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位至丞相

田叔學黃老術於樂鉅公為人廉直喜任狹

喜好也游

諸公位至魯相

直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位至御史大夫

鄧公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汲黯為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

任之

擇却丞及史任之

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好黃老言

班嗣彪從兄也雖脩儒學然貴老嚴之術

老老子也嚴莊周也



臣欽若等曰明帝桓生欲借其書譚嗣報曰譚夫嚴

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澹泊

也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

而萬物不奸其志奸犯也也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

樂不狴聖人之罔聖人謂不躡驕君之餌餌謂爵祿

使其臣亦充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肆放故可

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韁如

也伏周孔之軌躅躅迹馳顏閔之極絜絜至也人行

既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矐言用孝子莊

自欲以各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

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以此類故不進言不與其書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

後漢耿況與王莽從弟仍其學老子於安丘先生位

至上谷太守

任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位至光祿勳

鄭均字仲虞少好黃老書嘗稱病家庭不應州郡辟

召後為議郎

蔡勳字君嚴邕之六世祖好黃老平嘗時為魯令

樊融有後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樊瑞尚書令準之父也好黃老言清靜少欲



楊厚為侍中稱病歸家脩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

翟酺好老子左善圖緯天文歷算位至光祿大夫將作大匠

淳于恭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位至侍中騎都尉樊曄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位至天水太守

周勰舉之子少尚玄虛不應徵辟嘗隱處窺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老易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高恢京兆人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魏劉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

王弼字輔嗣為臺郎何晏與弼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省恃以免身故無爵而貴矣

何晏字平叔以才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位至尚書哀寓精辨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



晉嵇康學無師受傳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位至中散大夫

向秀字子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莊老

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

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其趣振起玄風讀

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

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位至散

騎嘗侍

司馬彪為秘書丞注莊子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莊老能清言注莊子位至

東海王鍼太傅主簿

庾欽字子嵩為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

通而已處眾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

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

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以為王弼之惡欽甚知之每曰

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

山濤字巨源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位至司徒

謝鯤字幼輿少知明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

位至豫章太守

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何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



萬譏之云二郟諳於道二何佞於佛位至鎮軍將軍張忠中山人隱於太山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崑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季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饋諸外物皆此類也

葛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著書言黃白之事名曰內

篇後爲句漏令

鮑靚東海人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宋何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世位至吏部

尚書

牟欣素好黃老嘗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位至潯陽太守

沈演之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位至吏部尚書

孔靈符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每旦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沱東過錢塘



北郭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年十二詣豫章太守范

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

門稱為顏子既而閑居惟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

慧遠

沈道履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精廬與諸兄子共釜庾而資困不改節

南督顧歡字景怡吳郡益官人年二十餘從雷次宗

諮玄儒諸義晚節事黃老道以佛道二家互相毀著

夷夏論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

宗則退居善易老累徵不起

杜京產吳郡錢塘人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專

脩黃老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隱居不就徵養身靜默著周易

兩繫莊子內篇訓注老子要畧數十卷

徐伯珎東陽太末人好釋氏老莊之學兼明道術

梁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穉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位

至中撫軍記室叅軍

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

三玄九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嘗五百人官至



國子助教

柳愷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終鎮西安長史

阮孝緒陳留尉氏人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赤松子於瀛海追許繇於空谷庶保死生以免塵累嘗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乎極弊極繇迹用用有乖於本本旣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乖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且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且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旣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

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二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昭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繇跡湏極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昭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陶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游真受浮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經瀆大監四年移居積金澗東弘碎穀導引之法年踰八十而有壯容位

至奉朝請

明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十二



庾承先潁川鄆陵人先學黃老兼涉釋教高祖詔徵之不起居于五臺山講老子遠近咸來赴集

庾曼倩新野人孝元在荊州辟爲主簿好黃老之言著莊老議疏

馬樞字要理六歲能誦老子及長尤善老子

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嘗令學士講老子

陳周確字士潛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至都官尚書

陸瑜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通大旨官至太子中

書舍人

金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位至鎮南始

興王府詔議叅軍

後魏鄭修北海人少隱於岐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

屏迹人事不交世俗

程駿帥事劉昶嘗謂昶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

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

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

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若爽性則冲真喪昶曰卿

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繇是聲譽益播

北齊杜弼爲通直散騎嘗侍中軍大將軍平陽公淹

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



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  
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  
波命釣引沉鱗于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  
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  
周凡聖論行也清靜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  
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  
役軍府而不捨游息鑽味既久疊疊如有所見比之  
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  
遂成穿鑿無取於游刃有慙於運斤不足破麴毫之  
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

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炤蓋高  
之聽卑邇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  
子謹冒封呈并叙如別詔荅云李君游神宵冥獨觀  
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  
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  
思優洽業尚通遠棲息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  
學更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通徑達事理兼申能  
用具表往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昔極精微言窮深  
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新注所得也多嘉善  
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殺青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



高祖一本于世宗  
 盧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尚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  
 羊烈少通敏自脩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各理  
 以玄學知名位至義州刺史  
 後周盧光字景仁好玄言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官  
 至陝州刺史  
 長孫熾頗涉群書周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  
 經史善於談論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  
 竝游通涉彌博  
 隋張美初仕後周為司成中大夫撰老子莊子義名

曰道言五十二篇

徐則東海邳人入天台山絕糧養性初在縉雲山太  
 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  
 得道也晉王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  
 妙法體自然包涵二義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  
 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  
 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  
 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豈騰實江  
 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聽幽  
 人夢想崑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氣休



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廷淮南八公來儀瀋邠古今  
雖異山谷不殊帝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  
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  
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埒望披雲則謂門人  
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  
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  
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嘗朝禮之儀至于五更  
而死肢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  
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公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  
外儉行安身草褐蒲衣食松餌朮栖隱靈岳五十餘

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  
承道風久餐德素頓遣使來遠此延屈莫得虔受上  
法或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  
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誠  
復師禮未申而心誠有在雖志嘗化猶愴于懷喪事  
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櫛餘衣詎籍  
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宐遣使人送還天台定  
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  
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自掃一房  
曰若有客至宐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



之瀕東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  
 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為之讚  
 曰可道非道嘗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  
 矣問有先生夙練金液怡神王清石髓方軟雲丹欲  
 成言追葛稚將侶茅盈我王遙屬愛感靈誠柱下暫  
 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跡曷用攄  
 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唐潘師正趙州贊皇人隋大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  
 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師在清靜寡欲居  
 於嵩山之逍遙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

李播淳風之父仕隋為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而  
 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文集行於世

薛頤貞觀中為太史令請為道士許之仍拜中大夫  
 為置紫府觀於九峻之下申其高尚

馬蹟河東汾陰人少好玄言去俗為道士解天文律  
 歷隋煬帝時引入王清觀每加恩禮召令章醮

鄭說為河南府叅軍郭仙舟為號州朱陽縣丞開元  
 六年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  
 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為道士

韓思復為御史大夫性恬澹好玄言非察察之吏無



幾轉爲太子賓客  
司馬承禎字子微少好學出家爲道士師事潘師正  
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法師正特賞異之謂  
曰我自陶隱居傳授正一之法法至汝四葉矣承禎  
嘗遍遊名山遂止于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  
手詔以贊美之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於雒橋  
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禱就天台起之至京  
入宮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曰爲道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  
未能已復攻乎異端而增其知慮哉帝曰理身無爲

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游  
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  
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  
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卽  
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乃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  
遣之朝中詞人贈詩百餘首開元九年又遣使迎至  
京玄宗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入都承禎  
又請還天台上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上令  
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後



冊府元龜 尚黃老 卷之八十二  
受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  
賀知章爲秘書監授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三載知章  
因老疾恍惚不醒若神游洞天三清上數日方覺遂  
有志入道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歸捨本鄉宅爲觀玄  
宗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使侍養  
御製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就執別肅宗乾元元  
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  
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  
篋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嘗靜默以養閒  
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載見欵誠願追二老之

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  
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息人琴兩忘惟舊之懷有  
深追悼空加緝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王鉉爲御史大夫天寶十載請捨宅爲觀表曰臣聞  
道本無爲虛而必應行之者時乘六氣得之者壽越  
二儀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神文武應道皇帝陛下  
高居衆妙深契重玄降自三清元君俯爲萬方聖主  
竊見朝之上宰是曰大賢晉學真宗先開道觀奉揚  
慈旨布淳化於蒼生恭啓福因延休祐於皇極臣昧  
於聞道不敢思齊瞻言報恩寧忘竊比且臣孫立明



主所知竭力効官義惟守死捐軀奉國誓不偷生所  
賜榮寵所蒙任使不因人力特出聖衷加以前後糾  
彈頗抵忤公言成謗恐不自明直道招愆甘爲已分  
陛下聖明先覺真僞立分燕密上書遙知是詐漢臣  
引過逾察其忠蒙獨炤於聖心免獲罪於浮議嘗憂  
萬死讎致九遷伏念殊私將深罔極徒申荅効無補  
萬分臣舊宅在城南安化門內道東第一家祖父相  
傳竹樹猶茂已更數代垂向百年同蕭何之賣田誠  
爲偏僻異晏嬰之近市稍遠囂塵臣於此中選其勝  
處減兼官之祿俸迴累賜之金帛盡除遺堵創建遵

堂廊宇旣成功德將畢伏乞俯矜丹懇時降皇慈因  
誕聖之辰充報恩之觀捧迎仙榜光映蔽廬每至二  
元八節之時天長乙酉之日臣得凜雪紛垢奉持齋  
戒一心至願稽首尊容獻福聖躬永資寶筭千生頂  
戴萬劫歸依雖蝼蟻之負細塵豈能裨岳而鳥鵲之  
銜微毳有志填河儻蒙睿澤曲流愚誠俯遂仰望許  
臣諸處招灼然有行業道士二十七人嘗脩香火無  
任感恩荷德之至  
楊綰雅尚玄言宗道釋二教著玉闕先生傳以見意  
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勉字玄卿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俊宗於虛玄位至太子太師言宗嚴贊二錄著王國表主朝以只竟闡家為吉州刺史德宗貞元七年請為道士從之賜名遺榮

王紹為定武軍節度憲宗元和四年奏請於宿州置

開元觀

晉梁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金篆赤松經

侯之專而尤盡其善位至太子太師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三

清談 蘊籍

清談

傳曰言談者身之文老子曰善言無瑕譏乃若和順內積辭氣清越振金玉而條暢去枝葉之扶疏抵掌開談應機晤對深造至理煥發仁聲折群言之微妙



爲時輩之傾仰扣之不竭聽者忘倦斯皆脩飾雅調  
敷述精義婉而成章著爲令譽者也江左相尚流風  
最盛非夫識度冲遠議論典正洞協名理作世模範  
者則無取焉

後漢孔佃字公緒陳留人能清談尚論嘘枯吹生後  
爲豫州刺史

魏荀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  
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舍卒時或有  
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一家騎驛頃之  
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嘗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

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勝功名者識也  
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  
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  
管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檄召爲文學從事一相  
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炎熱移床在庭前樹下  
乃至鷄向晨然後出  
王弼字輔嗣少好學時淮南人劉洵善論縱橫爲當  
時所推每與弼語嘗屈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  
奪也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馬徽一見而異



之問弼曰夫無者識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  
 焉而老子申之無也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  
 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嘗言無所不足尋  
 亦為傳般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  
 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  
 卒於尚書郎  
 爰俞字世都清真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  
 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  
 晉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  
 郭象談論一坐嗟服為東海王越王簿

郭象少有才理好莊老能清言太尉王衍每言聽象  
 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卒於東海王太傅主簿  
 裴頠字季彥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  
 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後為  
 尚書僕射侍中為賈后所害  
 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王澄嘗語人曰彥國吐  
 言如鋸木屑罪罪不絕誠後進領袖也後為楊武軍  
 湘州刺史  
 王濟字武子為侍中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  
 機得失濟善於清言脩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



尚馬

王戎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雒或問王  
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  
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箸  
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後為司徒

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嘗自比子貢兼聲名  
籍甚傾動當世好善玄言唯說老莊為事每捉玉柄  
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更改世道口中  
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  
士莫不景慕倣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後為太尉

與石勒戰敗遇害

樂廣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折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  
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  
曰我所不如也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  
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嘗聞說沒嘗恐  
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馬曰  
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見青天也王衍  
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  
所歎美如此後至尚書令

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



辭不足而旨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謂三語掾阮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入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亶亶之處何如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後爲太子洗馬被害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嘗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

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王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未嘉之末復聞止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爲太子洗馬卒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後除光祿大夫潘京荊州人舉秀才到雒尚書令樂廣與京同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



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孫盛字安國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舊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

郗超有重名時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意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嘗重

超以一時之雋甚相知賞後爲司徒左長史

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論則融勝浩繇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後至中軍將軍

謝安字安石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旣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繇是少有重名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忘豈



清言致患邪後至太保贈太傅  
張憑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  
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  
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  
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  
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  
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  
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為理窟  
謝萬字萬石工言論簡文帝作相召為從事中郎萬  
着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為

豫州刺史

謝朗字長度善言玄理文義豔發總角時病新起體  
甚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若  
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  
新婦少遭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終  
於東陽太守  
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  
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慕愛之後為荊州刺  
史  
王濛為司徒左長史善清談謝安嘗稱美濛至長史



語甚不多可謂令音

又云濛恬暢能言各理

宋張敷性整貴文韻端雅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使  
 與高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拂塵  
 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卒於司徒左長史  
 袁豹善言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為  
 太尉長史

張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隣居談義飲酒喧呼不  
 絕而鏡靜嘿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  
 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  
 繇是不復酣叫卒於新安太守

宋柄字少文精於言理累徵太子庶子不應

南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

宗廟雖然日與居莫能測焉後至光祿大夫

徐嗣伯字叔紹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

劉繪為後進領袖敏悟多能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

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

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

人間也後為大司馬從事中郎

張融字思光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

能抗拒後司徒左長史



周顒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葵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甚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顒卿精進如何胤對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辨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

梁張卷字令遠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書

伏曼容在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子恒幼傳父業能言玄理張充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後爲金紫光祿大夫

張嶠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後爲吳興太守張嶠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曰口辨每服嶠簡詣爲國子博士

官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何朗字石明早有才思上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  
精理歷官散騎侍郎

到洽美容質善談吐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

何沈澦洽沈澦之從父兄也遲曰正情過於沈文章不減澦加

以清竒殆將難及後為潯陽太守

嚴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累遷中撫軍記室叅軍

陳周弘正少通老子周易叔父侍中捨每與談論輒

異之後為石僕射領國子祭酒弘正善清談梁末為

玄宗之寇

龔孟舒善談名理位至太中大夫

後魏閻慶裔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

疲為敷城太守卒

崔孝芬為吏部尚書博聞口辨善談論愛好後進終

日忻然商確古今間以嘲諷聽者忘疲

唐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為國子博士卒

房瑄好賓客善談論為宰相無匪懈之意俱與庶子

劉秩諫議李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

無而已後罷相久之為刑部尚書卒

楊綰雅尚玄言凡所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

談終日未嘗及名或有客欲以世務于者見綰言必



玄遠不敢發詞內媿而退後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卒  
蘊藉

傳云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又云進退可度容止可觀  
斯蘊藉之謂也豈徒天資淑茂吟韻清婉蓋亦習尚  
書云矜持舉措與塵游而不雜在醜夷而不爭周旋  
君子之儀縹緲有神仙之稱者矣若夫進對溫雅談  
論調暢陟降軒陛側媚于天子回翔表著則鬱為士  
範型王言之嘉獎聳朝論之欣慕至乃釋愠怒為悅  
豫法鄙吝為夷曠加以服用玩好奢素各擅其所宜  
飲食宴集風流遂成于故事間雅自喜姿制可觀內

無媿於方人嫉有名於競爽本其源出職自禮官建  
漢官之肇興頗飾以儒雅南朝寢盛冠絕向時元魏  
以還氣裕遷卓然其風標峻爽詞調明朗規矩誠設  
從容以和者亦何嘗泯沒於鄉曲間哉  
漢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車騎雍容間雅甚都  
雅之稱也終文園令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有蘊藉容姿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援為人明白鬚髮眉目如畫  
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  
年皆可觀聽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  
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問園陵事進止  
從容跪拜可觀帝善之  
鄧衍爲新野功曹以小子侯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  
出於衆明帝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與馬  
袁紹爲冀州牧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見倣效  
郭泰字林宗舉有道不應善談論美音制褒衣博帶  
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  
折一角以爲林宗巾  
魏孟達白蜀來歸文帝既至譙進見間雅才辯過人

衆莫不屬目終新城太守  
蜀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其  
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嘗爲賓  
客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  
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吳滕胤爲人白晢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脩謹在位  
大臣見者莫不歎賞終衛將軍  
晉樂廣與王衍俱託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  
流者謂王樂爲稱晉焉廣終尚書令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妙善玄言每捉玉



柄塵尾與手同色位至太尉尚書令

何邵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邵爲中庶子及卽位轉散騎嘗侍甚見親待邵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邵侍直并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

溫嶠字太真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後爲驃騎將軍鎮武昌卒

庾亮爲中書令以蘇峻之亂奔陶侃侃與亮談宴終日亮啖薤因留白侃問曰汝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後鎮

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課

何充字次道風韻淹雅文義見稱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見次道飲日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充也充爲侍中錄尚書事

謝萬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旣見帝共談移日

車武子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



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武子終吏部尚書

王裒陽城營陵人少禮操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韶雅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

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恭後為平北將軍假節鎮京口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困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終中書令

王濛字仲祖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

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惔為宗焉濛為司徒左長史

王珣為衛將軍加散騎嘗侍以疾辭職歲餘卒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

顧愷之每食甘蔗嘗自尾至木人或惟之云漸入佳境官至散騎嘗侍

宋張敷特善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



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  
敷也終司徒左長史

牟欣少靜默無競於人善言笑美容止可觀官至中  
散大夫

江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位至湘州刺  
史

龔禎字孟道武陵人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  
述見而歎曰此荆楚仙人也祈時或賦詩言不及世

事不應徵辟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

稽康高士傳以自况後為中書監領司徒宅宇平素  
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

南郭時杖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

南齊褚淵美儀貌善容止備備進退咸有風則每朝  
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自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淵

能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位至司徒

檀超字悅祖高平人為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  
言詠舉止和靡自以晉郝超為高平二超謂人曰猶

覺我為優也太祖賞愛之  
庾杲之為黃門郎風範和潤善音吐武帝令對魏使



兼侍中帝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為蟬  
冕所炤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帝意未用也  
王儉為僕射兼領祭酒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申引  
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  
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  
安蓋自比也  
江敷湛孫也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敷歎曰風流  
不墜正在江郎敷與宴賞流連日夜  
封孝琰為通直散騎嘗侍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  
自立善於談謹威儀間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

張緒為尚書令益州獻蜀柳數株條甚長枝大若絲  
纓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  
嘗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其  
見賞愛如此

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問訊有一令史善  
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卿與誰共事蓋云十  
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璠在坐曰是  
康成門人也  
胡諧之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環潤善自  
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游



徐孝嗣為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間容  
 止與太宰褚淵相埒武帝深加待遇  
 梁謝顥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  
 坐免官謁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  
 為之傾日宥而不問  
 臧盾為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舉止每趨奏高祖  
 甚悅焉  
 到沈美風神容止可悅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  
 臨天下收扶賢俊甚愛其才  
 到漑字茂灌美風儀善容止終於散騎嘗侍

賀琛為尚書左丞參禮儀事每見高祖與語嘗移晷  
 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琛容止都雅故  
 時人呼之  
 何昌寓少而清淨幽獨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  
 以風流藉甚位至侍中領驍騎將軍  
 陳蕭允少知名神彩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蘊藉動  
 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參軍  
 謝哲字穎預陳郡陽夏人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情  
 豁然為士君子所重官至散騎嘗侍中書令領前將  
 軍



王瑒司空冲之第十二子也沉静有器局美風儀舉止蘊藉梁大同中起家秘書郎

陸繕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較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閒雅世祖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超步躡履令習繕規矩

後魏張濟字士度涉獵書傳清辨美儀容道武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拜散騎侍郎

崔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震威將軍

畢祖彥涉獵書傳風度閒雅為時所知為光祿大夫

王誦字國章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流甚

美位至給事黃門侍郎

李諧字虔和風流閒潤博學有文辨當時才上咸相欽賞終於秘書監

劉藻字彥先涉獵群藉美談笑善與人交為太尉司

馬

裴粲沉重美風儀歷正平弘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牧粲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虛謂



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  
 出坐事免官後宣武間粲善自樹置欲觀其風度忽  
 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頃臯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恐懼  
 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  
 北齊高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畧美音容進止都雅爲  
 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崔陵狀貌備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爲  
 東莞州刺史  
 楊愔幼聰敏好學及長能清言美風神俊悟容止可  
 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職者多以遠大許之後爲

驃騎大將軍開封府王

裴讓之字士禮爲文襄主簿兼中書舍人文襄嘗入  
 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  
 長史兼書侍郎領舍人  
 王昕北海劇人爲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生  
 九子竝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盧昌衡衛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尚書王昕以雅談  
 獲罪諸第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  
 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  
 王循竝爲後進風流之士



沈靖有才識風儀蘊藉容止可觀為尚書郎後與柳  
 機少有合譽風儀辭令為當世所推官至華州刺史  
 獨孤信武川人美容儀風度弘雅善騎射以北邊喪  
 亂避地中山為葛榮所獲信既少年好自修飾服章  
 有殊於眾軍中號為獨孤郎以軍功拜安南將軍為  
 秦州刺史時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  
 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為眾庶所重如  
 此  
 周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  
 不重之為儀同二司

王褒字子淵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終  
 於宐州刺史

柳霞幼而聰邁神采疑然梁西昌侯琛藻鎮雍州霞  
 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琛藻美  
 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裙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  
 不顧盼終於霍州刺史

楊雄初名惠美姿容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官至  
 江陵總管

隋柳謩之字公正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奇風神爽  
 亮進止可觀轉守廟下士周武帝有事太廟謩之讀



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  
元善雒陽人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  
忘倦繇是爲後進所歸開皇初拜內史侍郎高祖每  
望之曰人倫表儀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矚目  
唐杜如晦少聰悟美風調精彩絕人及長雍容儒雅  
好談文史每以風流自命官終尚書左僕射  
崔日用美容止善談笑少舉進士爲并州長史  
李紆爲吏部侍郎厚自奉養驂馬極鮮明以放達蘊  
藉稱於時

韋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相親終年而喜羶不形

於色爲太子少保卒

李迥秀爲鳳閣鸞臺平章事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  
接賓朋當時稱爲風流之士

權德輿自貞元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真亮寬  
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爲時稱嚮官終山  
南西道節度使

周和凝字成績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彩射人性好  
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  
止偉人也位至太子太傅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總錄部

七十四

名字

古稱孩而名之冠而字之蓋以名者義之制字者名之飾先民之論其亦多矣故吐情自紀名以示謙均體相稱字以為重質文既變單兼弁興要在順言亦無定義然五廢之說慮防大物三復之旨彌昭景行



隨時損益其說靡記至有兆興天賦叶應夢受命卜筮以考休吉稽事類以擇淑令或避嫌變易或受賜旌別咸有倫理率用論次傳曰人治之大也可不慎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

時叔虞母曰邑姜武王后齊大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

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晉穆侯七年代條生太子仇十年伐于豳有功生少子名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

仇者讐少子曰成師成師太號成之者名自命也

物自定也今適庶各返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成師

封于曲沃其後代有晉國

魯桓公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勸曰各有五有信有

義有象有假有顛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

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顛命為象若孔子晉象尼丘取於

物為假若伯魚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顛若同生子有與父同者

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隱痛疾患不以畜牲畜牲六畜不以器幣幣玉帛周人以諱

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干然禮說卒與以木鐸循日舍故而諱新謂



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故以國則

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廢名國不可易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

以畜牲則廢祀各猪則廢猪各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

侯廢司馬僖侯名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

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教名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卿名出是

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

同物類也謂同日

季友桓公之季文姜之愛子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

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其生如卜

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畢萬畢公高之後也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

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

滿數其必有眾

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

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

叔孫得臣魯大夫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郡瞞國之君蓋

長三丈獲僑如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一子因

不書賊夷人也各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陽州之役獲焉名之

曰陽州欲比僑如



叔梁紇魯人與顏氏女野合禱於尼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魯上圩頂故名曰丘云字仲尼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衛侯辟疆朝於周行人問其名荅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

齊惡爲卿而衛侯名惡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號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卒則稱王

父之命

若敖楚大夫娶于邾邾國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

畜於邾畜養也淫於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

諸夢中夢澤名泣下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虎乳之邾子繇見之懼

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以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

虎爲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

者實爲令尹子文其後楚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

使於齊還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各

命曰生易其名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姑南燕姓夢天使與已蘭草曰余



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

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

與之蘭而御之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

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日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漢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其後史家追書為通項羽時

欲封之通不受

趙同文帝時宦者本名談司馬遷避父名改為同

趙王頽當韓王信孫也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

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

司馬相知名太子父母愛之不為稱故為此名也相如既學慕蘭相

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後為郎

谷永本名竝以尉氏樊竝反更名永後曲陽侯根為

驃騎將軍薦永為大司農

劉向初名更生元帝時為恭顯所譖遂廢十餘年成

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位至光祿

大夫

劉歆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

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故改名畿以趣也累遷至中壘校尉王莽

篡位以為國師

後漢劉平本名曠明帝後改為平官至宗正



馬客卿援子也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  
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  
若訥而內沉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  
焉援卒後客卿天沒

張霸字伯饒七歲能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  
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後為侍中

虞詡祖父經為郡縣獄吏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  
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  
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  
卿武平故城有碑云詡字安定蓋詡之別字也後詡

果為尚書令

服虔初名重又名抵故改為虔官至九江太守

袁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  
賀臨裝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

傅燮字南容本字初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改為後  
為漢陽太守

鄭玄子益恩以孔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墮身有  
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玄丁卯歲生  
故名小同

至魏高貴卿公時為侍中

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以其祖為御史  
故生於臺也



後避難故自改名不改字示不忘本後為太嘗

魏杜畿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密精要畿奇之故名之

曰理年二十一而卒

程昱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思異之以語荀

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

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

日更名昱也文帝踐阼為衛尉卿進封安鄉侯

王景為司空嘗與其兄子族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

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

深字道冲遂為書戒之

事見訓子門

鄧艾字士載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

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實碑文言文為

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

者故改焉後以定蜀功為太尉

令狐愚字公治本名凌文帝黃初中為和戎護軍烏

桓較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

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為

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史

吳孫翬景太子帝為翬及其弟作名詔曰人之有名

以相絕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命難犯易



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  
 相配所行不副此警字伯明者也孤嘗晒之或師友  
 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  
 謙孫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潮水灣澳  
 之灣字商商音如迄今之迄今子名冥冥音如兕觥  
 之觥字聿聿音如磬首之磬次子名鉅鉅音如草莽  
 之莽字昱昱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袞衣  
 下寬大之袞字熒熒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  
 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  
 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文字但一燕易棄碎

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

顧雍從蔡邕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邕字貴異之

謂曰卿必成器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繇

此也又字元嘆言為蔡雍之所嘆因以為字焉後進

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書事

滕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名改為固滕

皇后之父丁固為御史大夫更改名以相迴避

晉賈充字公閭父達為豫州刺史陽里亭侯晚始生

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名為字焉伐吳之役為

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



阮孚字遙集其母卽胡婢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其上楹而以字焉

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官至衛尉

趙至字元真年十六游學至鄴隨嵇康還山陽改名

浚字允元幽州三辟部從事

庾袞四子岫襄澤摺在澤生故名澤生因摺生故名

摺生袞鄉黨薦之州郡交命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

異行

許邁字叔玄少恬靜不務仕進後登臨安西山茹芝

服氣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自

後莫測所終好道者謂之羽化

虞預本名茂犯名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後除散騎

嘗侍仍領著作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未若生而太原溫嶠

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

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咲曰果爾後將易

吾姓也後爲大司馬

桓豁爲征西大將軍初聞符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

堅石打碎豁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

虔石季石民石生石緩石康石知石



張天錫字純嘏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咲其三字因自改焉時安定梁景敦煌劉肅竝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景肅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為巳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為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成

蒲洪懷歸部落小師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譎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

前燕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少岐嶷有器度身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眇甚寵之嘗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成家故名拜字道業恩遇踰於世

于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雋借卽王位改名史外以慕容垂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史以垂為名焉

後凉呂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

宋王懿字仲德父事苻堅至二千石堅敗仲德與兄叡南奔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犯晉宣元二帝諱竝以字稱又字元德懿官至鎮北大將軍

王鎮惡北海劇人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修為渭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嘗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



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後位至安西  
司馬征虜將軍

孫處字季高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位至振武將軍

劉義宗高祖弟道憐之子幼為高祖所愛字曰伯奴

王裕之字敬弘名與高祖諱同故以字行後為尚書  
僕射

謝景仁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字位至左僕射

褚叔度名與高祖諱同故以字行後為征虜將軍雍  
州刺史

張茂度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字終於會稽太守

孔靖字季崇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字後為侍中

謝密字弘微繼後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位

至右衛將軍

羊玄保二子太祖竝賜名其一曰咸二曰粲謂玄保

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之餘風位至散騎嘗侍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小字終於

散騎嘗侍

張景裔為侍中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

何如梨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

范擘母如廁產之額為墉所傷故以墉為小字官至



太子詹事

顏竣為丹陽尹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後各產男孝武自為製名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為辟疆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

劉湛負其志氣嘗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湛官至散騎嘗侍太子詹

事

蕭惠開初名慧開後改慧為惠嘗為少府加給事中徐爰字長玉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為爰終

於中散大夫

袁粲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孫名之曰愍孫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孝武求改名為粲不許又言於明帝乃改粲字景倩焉累遷中書監司徒侍中

董仲舒本名蠻帝謂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如何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地以此言之勝昔遠矣

王琨父懌不慧侍婢生琨名為覓菴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改名琨琨立以為嗣琨後位至侍中



王或字景文名與明宗諱同故稱字位至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嘗侍揚州刺史

張興世字文德本單名世明帝益為興世後為通直散騎嘗侍左衛將軍

蔡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神氣似可不入非顛不狎小人故以興宗為之名與

宗為之字後為散騎嘗侍中書監劉胡本名鞠故以其顏面又黑故以為名及長以柳

胡禱道單呼為胡謝莊五子颺臆顯從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位至中書

南齊薛深本名道深避高帝偏諱改焉後為司州刺史州有將軍

薛淵隕汾陰人本名道淵避高帝偏諱改之終於平北將軍

王泌少存孝行泌族人兗州治中泌與同名世謂泌為孝江以別之後為南康王侍讀卒

曹虎本名武頭武帝以武頭名鄙勅改之官至散騎嘗侍

劉懷慰本名聞慰武帝以其舅氏名同勅改之後為



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

王晏字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謂晏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

張敬兒本名苟兒明帝以其名鄙改焉弟恭兒本名猪兒後隨敬兒改名敬兒官至車騎將軍

梁劉顯為邵陵王長史本名頽初仕齊武帝以字難識改名顯

張稷齊末同廢東昏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不見見字不圓以旌其功

稷官至鎮北將軍

王騫字思寂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問故改焉位至給事中領射聲較尉

劉峻本名法武宋泰始初魏尅青州峻年八歲與兄竝為所畧齊永明中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兄法鳳改名孝慶字仲昌安成王遷荊州引峻為戶曹叅軍復以疾去

馬仙理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以王代女因成理云后為都督比豫霍三州諸軍事  
何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兄胤別兄



聞名敬容曰乃欲就兄求名兄即命紙筆名曰毅書  
 云爾王曰毅吾與第二家共此一子所謂毅也敬容  
 官至侍中太子詹事卒  
 王泰字仲通慈之子從弟筠字元禮一字德柔慈弟  
 揖之子沈約嘗曰王有養矩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矩  
 筠小字泰位至吏部尚書  
 袁昂為黃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千里之  
 駒在鄉有之今改卿名昂千里為字

謝蘭字希如年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  
 曰既不覺饑強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

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足因名曰蘭吏  
 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累遷外兵  
 記室參軍卒

豫章王綜字世謙普通六年奔于魏改名纘字德文  
 張暉字四山暉父稷為剡令至暉亭生之因名暉字  
 四山累遷吳興太守

到鏡字圓炤初在孕其母夢懷鏡乃生因以名為鏡  
 顏協字子和元帝出鎮荊州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  
 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

陳周文育初本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義興人周蒼



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  
老家貧兄姊並長大困於賦役蒼哀之乃隨文育至  
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蒼秩蒲與  
文育還都見於太子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爲立  
名文育字景德官至散騎嘗侍鎮南將軍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  
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猶總角容貌麗  
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於還都文帝見而問  
之曰能似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文帝改名  
之

陸辯惠侍中繕之子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辯惠應對  
進退有父風宣帝賜名辯惠字敬仁

毛喜爲宣帝府記室文帝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  
爲名汝諸兒宜用叔爲稱宣帝以訪于喜卽條牒自  
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啓文帝文帝稱  
善

蔡徵字希祥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  
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  
覽父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爲希祥官至  
給事卒



後魏古弼為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日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

吳喜吳興臨安人本名喜公明元斌為喜位至散騎嘗侍淮陰太守

源賀為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軍賀本名破羗是役也太武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

賜名賀為賀子男禮後賜名懷堯暄字辟邪本名鍾葵後賜為暄官至大司農

薛謹長子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拔秦明王翰曾孫禎為都牧尚書禎生子瑞初瑞母尹

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

汝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筮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協慶故以名瑞字天賜位至太中

大夫

齊南王彧本名亮字士明侍中穆紹與彧同署建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士明風神運吐嘗自以此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相倫之美

元康字建扶性耿介有器節文成器之謂曰非父必能儀刑社稷禪輔朕躬今可改名以成克終之美

張白澤本名鍾葵獻文賜名曰澤位至殿中尚書



上黨王孫冀歸始六歲襲爵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

鄧良奴第侍孝文賜名述歷吏職以貞謹見稱稍遷中大夫

穆泰駙馬都尉南部尚書貞之子孝文賜名馬

庾兵初名業延賜名岳官至相州刺史

于忠本名千年孝文帝太和中為武騎侍郎因賜名登宣武時為左中郎將有功帝曰先帝賜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

封磨奴為懷州刺史卒以族子叔念為後孝文賜名

回回父鑒即慕容暕太尉奕之後也

李承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馬第彥虔犍並為

孝文賜名

裴駿字神駒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

字位至中書侍郎

常閬為武郡太尉弟彌字靈智孝文賜名

高閭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為閭字馬終

於光祿大夫

崔景儁歷侍御史子文中散受勅



接南齊史蕭深范雲孝文賜名爲逸

高祐字子侯小名次奴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名同孝文賜名祐位至光祿大夫卒

楊津字羅漢本名延祚孝文賜名焉後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

楊播本字元休太和中孝文賜名播第椿字延壽本字仲孝太和中與播俱蒙文賜名播官至安西將軍華州刺史

宋弁爲尚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孝文

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王楚王不知寶之也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嘗爲國子祭酒再進位太保固辭不受卒

張烈字徽仙孝文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官至安北將軍瀛州刺史

孫惠蔚爲光祿大夫先單名蔚宣武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號惠一法師焉

游肇字伯始孝文賜名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爲百僚攝憚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秉志不



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

侯剛爲從僕射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馬

虞誕本名恭祖爲黃門侍郎孝明帝賜名曰誕  
北齊高思好本浩氏之子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  
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  
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鵠入鴉群宏思好事故改名  
馬累官至尚書令

斛律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  
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况  
之其字乃就終於太師

潘樂字相貴累遷河東郡王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  
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以爲字

趙彥深本名隱避廟諱改以字行彥深位至司徒  
孝稚廉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爲兒童  
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嘗欲以金寶授之終不强  
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  
高昂字敖曹幼有志氣其父曰此兒不戚吾族當大  
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位至司徒爲軍司  
大都督

虞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強斷知名文襄引爲府刑獄



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終於尚書左丞

後周薛端爲吏部尚書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太祖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相副

劉亮本名道德遷車騎大將軍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太祖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

獨孤信本名如願爲隴右十一州大都督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

楊忠爲太祖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

平因以字之

長孫儉本名慶明爲太行臺兼相府司馬太祖曰名實理湏相稱尚書旣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伊婁穆善騎射爲太祖所知太祖嘗謂之曰昔伊尹阿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旣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位至小司馬卒

王勇爲衛大將軍邗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自分之軍



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  
 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  
 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為勇令貴名豪文達名  
 傑以彰其功  
 高琳母嘗於泗濱獲一石光彩朗潤是夜夢見一人  
 謂之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  
 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  
 名珠字秀珉焉官至大將軍  
 陸逞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太祖嘗從容謂之曰爾  
 既溫裕何因乃字世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

顛遂改焉後為太子太保卒

裴俠魏太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隔陳俠本  
 名協至是太祖嘉其勇決乃口仁者必有勇命名俠  
 焉終於工部中大夫

劉璠子祥字休徵幼而聰惠占後辨賓客見者皆  
 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  
 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命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官  
 至長安令

蕭世怡鄱陽王恢之子歸國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  
 馬後為蔡州刺史卒



黎景熙字季明少以文字行於世位至車騎大將軍卒

王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子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聞後德在平涼始得公奴遂名曰慶

階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馬位至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五

名字第二

隋李和本名慶和魏末為驃騎大將軍夏州刺史後周太祖賜姓宇文氏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畧明瞻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開元九年遷上柱國以意是太祖賜名帝朝已革慶和則父



之所命義不可違遂以和為名

豆盧勣字定東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

幸寧家稱慶時遇新歲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

後為上柱國夏州總管封楚國公

長孫覽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

讀覽初名善周武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

賜名馬終於荊州刺史

伊婁謙字彥恭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

平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後為澤州刺史

顏之推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愍楚蓋不忘本也

蘓夔少聰敏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

夔其父威改之頗為有識所哂位至通議大夫

李德林字公輔少孤未有字魏牧謂之曰識度天才

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後為懷州刺史

李孝貞字元操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諱於是

稱字 按隋書文帝祖父諱禎

唐李綱字文紀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

而改之位至太子少師青兗太守

高儉字士廉以字行焉後為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

事



房喬字玄齡以字行焉終於司空

虞世南叔父寄仕陳為中書侍郎寄無子以世南出

後故字曰伯施位至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

楊仁恭本名綸後為雒州都督老病乞骸骨特進歸

第

李靖本名藥師官至僕射進封衛國公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時隋變令安平公德林

之子為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為之名

後官至太子庶子

顏籀字師古以字行於世位至秘書監

崔敦禮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敦

禮本名元禮高祖改為敦禮

劉節義本名龍有子名鳳昌有人上書言龍父子為

龍鳳之名居宅在乾坤之地將非國家之利書奏不

省因賜名節義

秦瓊字叔寶以字行於世位至左武衛大將軍

韋思謙本名仁約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官至

黃門侍郎

魏元忠初名真宰天授中以避天后母號故改焉後

以特進齊國公致仕



成王千里吳王恪之子本名仁進爵郡公嘗出使江左都人相率以金遺之仁拒而不納則天聞而嘉歎擢使謂曰汝吾家千里駒也錄是改名千里

崔元暉本名暉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為元暉後至中書令

張仁愿本名仁亶以音類睿宗諱改焉位至兵部尚書致仕

楊隆禮隋齊王楊正道之子歷維梁滑汾懷五州刺史以嚴察聞景龍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為崇禮

薛謙光開元初為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有

字特勅賜名為登

寧王憲初名成器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政王範

初名隆範避玄宗連名故單稱範薛王業亦同

姚元崇則天時為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

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遂改為

元之後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

王忠嗣本名訓年始九歲父海賓死王事起復朝散

大夫尚輦奉御養於禁中後官至漢東郡太守

崔澄為秘書監本名滌開元初玄宗改焉

李傑本名務光後改焉官終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楊國忠玄宗貴妃從父之子或云張易之子冒外氏  
姓本名釗天寶中帝改爲國忠官至司空

劉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爲平盧軍遊奕使時節度  
使呂知誨受安祿山逆命客奴與諸將襲殺之馳以  
奏聞十五載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平盧軍節度  
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及平盧  
軍使仍賜名正臣

史思明本名宰于玄宗改之爲思明後爲平盧節度  
都知兵馬使

李懷光本姓茹父嘗爲朔方列將以戰功賜姓李氏  
更名嘉慶懷光後爲邠寧節度使

李若幽爲殿中監上元二年以爲河州節度都統處  
置使鎮于終仍賜名國禎

盧正已寶應二年自刑部侍郎爲太府卿正已本名  
元裕以兼名同帝諱抗疏乞改之

楊子琳忿崔寧賊殺長帥討之候寧入觀突入成都  
擢盡自潰朝廷慮爲亂階除爲陝州刺史又移受澧  
州刺史澧郎兩州鎭遏使在澧州二年大曆六年表  
乞朝謁代宗以發跡不順特容之及至引見于延英  
殿與語甚悅賜名猷



張延賞本名寶符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以父蔭授  
官玄宗特恩賜名延賞取延賞後世之義也位至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路嗣恭始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縣令  
考課上下爲天下最以其能嗣魯恭特賜改其名位  
至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察使

崔旰爲劍南西川留後大曆三年加節度使仍改名  
寧

曹令忠爲北庭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大曆七年八  
月賜姓李改名元忠以邊將寵之也

白琇珪大曆中司農少卿遷大卿在卿曹十餘年德  
宗召見與語以爲可任腹心遂用爲神策軍使兼御  
史大夫賜名志貞  
尚可孤初爲魚朝恩養子改姓魚氏名智德朝恩死  
賜可孤姓李氏名嘉勳會李希烈反叛建中四年七  
月除兼御史大夫荆襄應援淮西使仍復本姓尚可  
孤官至左龍武將軍

韓希烈爲邠寧節度興元元年詔賜名歸義

張萬福年七十八從軍遼東有功累攝舒盧壽三州  
刺史時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德宗以萬福爲濠州



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慰遣之

劉洽爲宣武軍節度真元元年改名玄佐

李長榮貞元四年爲河陽三城懷州團練使仍賜名

元諒

柳渾初名載爲尚書左丞及駕幸奉天渾微服徒行扈從初渾之離京城賊泚猶以渾匿在閭里乃除僞宰相及京師克復渾尚名載上言曰頃爲狂賊黷汚臣實耻稱舊名况載字帶戈時當僣武請改名渾德

宗嘉而從之

王虔休汝州梁人本名延賞貞元中爲潞州左司馬

掌留後仍賜名虔休

張茂昭本名昇雲孝忠之子也貞元七年爲定州刺

史充北平軍使是歲孝忠卒於位詔昇雲起復左衛

大將軍同正貞充義武軍節度使賜名茂昭

王昌貞元十四年自右神策軍將軍除鳳翔節度使

賜名敬則

劉逸淮貞元十五年自宋州刺史爲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諒



州府元覽 名字二 卷之八 五  
渾瑊本名日進後改爲瑊

康藝全爲河東編伍勇力絕人節度使馬燧以其多藝因以藝全名之

崔咸字重易父銳貞元中爲李抱真從事有道者自稱曰盧老嘗師隋朝雲霧寺李先生能知遠近事屬河北禁遊客銳遂館之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爲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爲記旣生成果有黑子其狀則盧老也遂以盧老名之

韋士伋爲黔中經畧觀察使貞元十六年改名士宗又名士文

王紹初與憲宗同名永貞年改焉少時顏真卿嘗重之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位至兵部尚書

張奉國本名子良爲李錡牙門右職錡叛子良與錡甥裴行立等密圖錡生致闕庭平浙右憲宗追趕京師親自褒慰擢爲右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改名奉

國 常貫之本名純犯憲宗廟諱遂以字稱位至河南尹朱士佃元和初爲定州鎮使以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較工部尚書涇原四鎮北庭等節度使仍賜名忠亮



高固生於微賤爲叔父所賣展轉爲渾瑊家奴號曰黃芩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已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爲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

蔣武元和五年爲諫議大夫武中謝面請改名又從之嘗因奏對爲憲宗言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臣下亦當順承因請改名帝悅而從之時討王承宗兵初罷又恐天子易於用武故因以此諷焉

田興元和八年爲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

崔元畧爲御史中丞元和十二年元畧論侍御史唐

武當改名帝曰人之取名多矣何必武爲曩時蔣武已請改名遂改唐武爲慶時議者見淮西初平謂帝遂喜武功及見改唐武名乃知帝厭兵人人相賀

韓瓘爲鄆坊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瓘請改名允許

之士榮祿

王日簡長慶初爲鎮州小將王承宗沒軍情不安全畧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長慶初鎮州軍亂害田弘正穆宗爲之旰食以日簡嘗爲鎮將召問其計日簡遂於御前極言利害兼願有以自效因授德州刺史

史經畧其事明年擢拜橫海軍節度使賜姓李氏名



全畧以崇樹之

李元喜為安南經畧使寶曆元年元喜請更名元志從之

盧周仁開成中為湖南觀察使奏云名與再從伯音同請改名術從之

高士榮為威遠軍使寶曆元年士榮請改名承恭從之

崔承寵為黔州觀察使寶曆三年承寵請更名實從之

李載義字方毅方毅之字文宗所製也位至侍中

鄭澣本名涵以文宗在藩邸時名同改名澣澣子茂謹避國諱改名茂休澣後為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

高元中太和二年為侍御史內供奉請改名元裕許之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之子也初與陵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韞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

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閩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且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寓居揚子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

也因字曰慶門後自潮州刺史徵拜吏部尚書



李祐太和三年自涇原節度使除德州刺史充景滄節度使仍賜名有裕

史唐太和三年攝魏博節度副使奏臣父憲誠本以周有莊周漢有吳漢依據故事以臣名唐今竊思之不敢慕古請改名孝從之  
李仲和太和八年為翰林侍講學士周易博士奏以名與堂叔祖下字同請改名訓從之

崔胤父慎繇太中年鎮西川有異人張叟者或云名古風與慎繇跡熟時曾訪慎繇于都下慎繇因從容謂曰臣聞罪大莫若絕嗣今四十無子良可懼也叟

曰我亦為公求之未見可者唯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矣公宜遣使遺其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慎繇乃發婢僕往焉果受其遺僧尋卒叟於暗壁誌之至來年崔生之日叟復至焉謂慎繇曰我故來相賀因與慎繇窺其所誌之日畧無差焉慎繇因示胤於叟叟曰貴則過公然遇亂世恐不得其終也因字曰衲僧後自司徒貶太子賓客

梁帝震本名隆唐末充宣武軍節度副使乾寧二年七月昭宗狩於石門震奉表繇號畧間道奔達于行在帝大悅賜名震太祖特為製字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末為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禧宗親為製字曰正臣

後唐李茂勳唐末為鄜州節度使梁太祖襲鄜州茂勳遂歸於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

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唐末從太祖入關平黃寇景福中為義兒軍使賜姓名

牛存節字贊貞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禮梁太祖改而字之

李存信本姓張為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賜各姓睦同親嫡

朱簡唐末為陝州節度使陳情於梁太祖曰僕位崇

將相比無功勞實知踰分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翼卵之仁願以微軀永期效使乞以名姓肩隨諸子太

祖深賞其心乃賜名友謙待之過於諸子同光初莊宗賜姓改名繼麟

段凝仕梁為滑州兵馬留後同光初莊宗賜姓名紹欽

王晏球梁為耀州刺史同光初賜姓名紹虔

康延孝同光初除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史仍賜姓名紹琛



孔循初仕梁以太祖乳媪爲義母媪夫趙氏循冒其姓名殷衡同光初歸姓孔名循  
張全義字國維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太祖卽位改名宗奭同光初復名全義

元行欽初從明宗名聞軍中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紹榮

袁光輔同光中爲復州刺史天成初上言叔父幼年遇亂離索與臣同名臣今欲改名義從之

郭彥夔爲青州孔目吏以節度使霍彥威故改名致雍大成中爲本道所薦至京中書以舊名除官郎使

蘓仁裕陳狀以爲不便安重誨以聖旨令中書奏曰伏以凡是一人名皆繇父名侍側者稱以榮左右爲後者稱以奉蒸嘗犯廟諱湏更同御名亦改降此以外迴避無聞以春秋論之衛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太宗朝有虞世南君不聽臣易名皆所以重人父之命况郭彥夔長在青州霍彥威有時移鎮寧將私敬上瀆聖聰若便允從恐多援引只宜如故工部郎史于鄴奏名是盧文紀私諱儻許更名卽不至左違其郭彥夔請在本道宜令權稱致雍在告勅內卽須仍舊誠爲至論永作通規從之



安黑連長興初爲潮州刺史明宗爲之改名保榮  
李郁清泰初爲宗正少卿上言臣與本寺卿名同行  
公事不便欲改名知新從之

晉張從訓初唐莊宗與梁人相拒於德勝口徵赴軍  
前補先鋒游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姓  
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徵時嘗在存信麾下爲  
都押衙與從訓有舊及卽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  
楊光遠小字阿撻及長止名禮後唐天成中以明宗  
改御名爲直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  
周史懿字繼美爲涇原節度使本名犯太祖廟諱故

改焉

孫方諫字良弼爲定國軍節度使本名下一字犯廟  
諱廣順初改焉

曹英字德秀爲成德軍節度使舊名犯太祖廟諱故  
改焉



